

再思《聖經》「概念合一」語法的翻譯

周復初 謝仁壽

新約《聖經》有許多「概念合一」的語句，其中 τοῦ θεοῦ（神）καὶ（與）σωτήρος（救主）是一個對基督論而言重要的詞組，但《欽定本》和《美國標準本》皆未顧及這特定語法，是待《英國修訂版》和《新標準修訂版》修訂後才表達出「概念合一」。《和合本》和《現代中文譯本》也未顧及這特定語法，而《思高本》、《聖經恢復本》和《聖經新漢語譯本》的翻譯才表達「概念合一」。另一個重要詞組是 ὁ θεὸς（神）καὶ（與）πατὴρ（父），英語和西班牙語譯本皆譯出 καὶ，且多位西方神學家指稱，「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神的「新約頭銜」和「正式慣用語」，取代「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這舊約頭銜；但大多數漢語譯本不譯連詞 καὶ，只譯為「父神」，未表達「概念合一」，且大多數漢語註釋書也就未提及這「新約頭銜」及其詮釋。兩種的翻譯與詮釋各因英漢語法傳統而有其合理性，但以全球對話視角觀之，其間的歧異是不容忽視的。

關鍵詞：《聖經》翻譯、特定語法、概念合一、詮釋、全球對話

收件：2017年4月24日；修改：2017年9月4日；接受：2017年12月8日

Rethinking Bible Translations Using “Conceptual Unity” Syntax

Fu-Chu Chou Jen-Sou Hsieh

There is an exegetical form of syntax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expresses “conceptual unity”. The passage τοῦ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is christologically significant and fits the requirements of “Sharp’s rule”, whereas the *King James Version* and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did not adopt Sharp’s rule. The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and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however, were revised precisely in order to express this “conceptual unity”. Another important passage, ὁ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is a literal rendering of “the God and Father”. Many Western theologians have claimed that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the “New Testament title” and the “solemn formula” of God, which they felt needed to replace God’s Old Testament title “the God of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rendering Fu Shen 父神 as “God the Father” did not express this “conceptual unity”. Furthermore,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theologians never even mentioned this New Testament title with its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Such differences may make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global dialogues between and among Christians much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a rethinking of Bible translations using “conceptual unity” syntax may be called for.

Keywords: Bible translation, syntax, conceptual unity, interpretation, global dialogue

Received: April 24, 2017; Revised: September 4, 2017; Accepted: December 8, 2017

Fu-Chu Chou,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choufuchu@gmail.com

Jen-Sou Hsieh, Research Fellow, Christian Belief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E-mail: oikonomia123@gmail.com

壹、《聖經》漢譯研究的新視角

一、《聖經》漢譯研究視角的多元化

近年來，社會文化發展上更兼容並蓄，《聖經》讀者的視角更開闊，《聖經》漢譯研究的視角也更多元化：就如，《聖經》漢譯之理論、原則和方法的研究（任東升，2007；傅敬民，2008；蘇蕊、張松柏，2014）、《聖經》漢譯策略與譯名的研究（任東升，2010；夏元，2005；陳聲柏、姜宗強，2013）、《聖經》漢譯之文學性與文學化的研究（蔣驍華，2003；韓南，2010）和譯者之原文理解與神學見解對《聖經》漢譯的影響（周復初，2015；周復初、劉偉倫、呂啟萱，2016；查常平，2014）等。最近，謝品然與曾慶豹（2010）的研究顯示，多位學者對《和合本》在中文世界的「經典」地位及其「權威性」進行反思。余德林（2010）就強調，「《和合本》有必要把長期忽略的『概念合一』（conceptual unity）的語句進行補救性的翻譯」（頁198）。《聖經》漢譯的研究已邁入一個視角多元化的新階段。

二、「全球對話」新視角

《聖經》翻譯的目的，是為使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正確並充分理解原文。但有時因讀者與作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即使逐字對譯，對同一文字的理解也未必一致。例如《聖經》中「捶胸」（〈路 18：13〉）表示懊悔、悲傷，但在芬蘭文化中，「捶胸」卻被視為高傲與誇口（Toivanen, 1990）。《聖經》翻譯不僅須是形式／功能對等，還必須進行文化協調，使原意在不同文化下被正確領會。而文化協調又必須以《聖經》詮釋為基礎，方能不因協調而失去內涵。在全球對話時代，《聖經》是基督徒國際對話的基礎。然而，同一個《聖經》原文文本在翻譯為不同語言後，基督徒所閱讀的各語言譯本之間是否存在基本的歧異？可否藉由系統性的研究分析語言和文化特質，而讓讀者認知這些歧異？

因此，《聖經》漢譯的研究需要有「全球對話」的新視角。

三、「全球對話」視角下研究的基本工具

《聖經》被譯為各種語言的主要目標，就是使讀者在其各自的語境下能理解《聖經》所傳達的內容。不同語言的《聖經》譯本，由於其語系和語言特質不同，自然可能表現差異，甚至使讀者產生不同的理解。在全球對話的時代，基督徒的國際交流與對話日趨頻繁和必要。為了中國基督徒能認知不同《聖經》譯本之間的歧異，周行義、王建德、祈紹奚與周忠義（2007）編著之《漢希英逐字五對照新約》於序言說：

特別是通過對聖經原文的研究，可以使我們發掘出更多的聖經真理，並能在神學觀念上與時俱進，……不僅知道這個版本這樣譯，還要知道那個版本又那樣譯。（序言）

駱維仁與黃錫木（2012）於《新約聖經並排版》¹的序言也指出：

本書旨在幫助信徒，透過不同譯本的翻譯，從不同角度理解希臘文新約聖經，……一般來講，經文所包含的意思未必能在轉譯到別的文字的過程中完全表達出來。（序言）

然而，若非對於漢語、希臘文和英語，系統性的研究分析各自的語言特點，對於不同譯本之間的歧異，讀者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貳、希臘文連詞 *καί*

漢語、英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與西班牙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若考慮母語使用人數加上第二語言使用人數，前三名是漢語、英語

¹ 該書包括希臘文新約聖經和五種不同的聖經譯本：新標點和合本、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呂振中譯本、思高譯本、英文新標準修訂版。

與西班牙語，漢語是屬於漢藏語系，而英語與西班牙語則與希臘文同屬印歐語系；不同語系的語法存在著基本的差異，「連詞」的用法即為其中之一。希臘文《聖經》的作者最常使用的連詞之一是 *καί*。

一、淺論 *καί*

(一) 希臘文 *καί* 與希伯來文 *וְ*

羅伯遜 (Robertson, 1934, pp. 1179-1180) 認為，*καί* 這連詞的字源學 (etymology) 是有爭議的。但是，以約翰福音對意合 (parataxis) 的極度喜愛為例，無疑的，部分的原因是《七十士譯本》使用了 *καί* 來譯希伯來文 *וְ*。瓦阿德與奈達 (Waard & Nida) 論到在馬可福音中 *καί* 的使用時也說：

在一些最好希臘文作者的作品中，幾乎所有的句子以某種的連詞開始，這種 *καί* 的過度使用，幾乎到了排除 *δέ* (英譯為 “and, but”)、*γάρ* (英譯為 “for”) 和 *οὖν* (英譯 “therefore”) 等古典希臘文連詞的地步，這說出一種在希伯來文 *vav* 影響下的閃語化希臘文 (semiticized Greek)。(Waard & Nida, 1986, p. 92)²

奧尼 (Aune) 也指出：

馬可偏愛意合，因為獨立的子句是以 591 次連接詞 *καί* (“and”) 和 113 次後置性連接詞 *δέ* (“and”) 所協調 (coordinated)。統計上頻繁使用的意合性 (paratactic) *καί* 提議了希伯來文或亞蘭文的影響。(Aune, 2003, p. 290)

多位學者的研究顯示，從統計上來看，約翰福音和馬可福音皆頻繁地使用了意合性 *καί*，這提議了其希臘文 *καί* 的使用是在希伯來文 *וְ* 的影響下。

² 本文引用自英文文獻的中譯文，為作者自譯。

（二）新約中 *καί* 的主要用途

羅伯遜 (Robertson, 1934, p. 1180) 認為, *καί* 是以自由且容易的方式來連接 (connect), 希伯來文 ו 則較不嚴謹。在新約中 *καί* 有三個主要的用途: 附屬的功能 (the adjunctive use) (英譯為 “also”)、進步的功能 (the ascensive use) (英譯為 “even”) 和純粹的關聯詞 (the mere connective) (英譯為 “and”)。羅伯遜 (Robertson, 1934, p. 1181) 討論 *καί* 作為純粹的關聯詞時指出, 無論如何, 單純聯繫的 (simple copulative) 概念是 *καί* 最為常見的功能, 許多的字詞藉助這連詞累積在一起, 〈林後 1:3〉的 $\text{\acute{o}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acute{\eta}\rho}$ 是例子之一。范恩 (Vine, 2015, p. 12) 也指出, *καί* (“and”) 這助詞主要是用作連接字、子句和句子 (連繫和連接的功能)。史壯 (Strong, 2009, p. 1637) 指出, *καί* 有一個聯繫的且有時是累積的效力 (a copulative and sometimes also a cumulative force)。

綜觀學者們的論述, 單純聯繫的概念是 *καί* 最為常見的功能, 本文所將探討以 $\text{\acute{o}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acute{\eta}\rho}$ 為例之「概念合一」特定語法中的 *καί*, 是具有聯繫的且有時是累積的效力。

（三）「和」、「與」和「及」在使用上的講究

在漢語譯本中, *καί* 作為關聯詞 (英譯為 “and”) 時通常被譯為「和」、「與」和「及」。本文擬淺探「和」、「與」和「及」在使用上的講究。謝錫金、王寧、岑紹基與祁永華 (2005) 指出:

連詞「和」、「與」和「及」比較起來, 「和」用得最廣泛, 口語和書面語中都很常見。「和」表示平等的聯合關係, ……「與」在使用上與「和」相同, 是個文言中遺留下來的連詞, ……「及」和「以及」這兩個連詞的特點是所連接的二者有主次之分, 在前的為主, 在後為次。(頁 103—104)

吳禮權 (1997) 指出, 兩個名詞之間用「及」字, 則「及」字前的名詞

語義重、名分尊，「及」字後的名詞語義輕、名分卑（頁 55）。梁慧敏（2015）也指出，「及」所連接的前後二個成分往往有「前主後次」之分（頁 7）。

二、《聖經》漢語譯本有時不譯 *καί*

在英語譯本中，*καί* 多數會被譯出為 “and” 或 “also” 或 “even”。但漢語譯本有時不譯 *καί*，就如劉宓慶（1997）所說，「精簡連詞是漢語的歷史傳統，精簡連詞可以使文句更加洗煉而灑脫，符合漢語『以簡馭繁』的傳統」（頁 374）。劉宓慶（1997）又指出，「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詞與詞、片語與片語以及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連接常常憑藉內在的邏輯關係，不必言明或不言自明，句子連接的靈活但並不含糊」（頁 374）。以〈太 28：19〉為例，本文將比較《聖經》希臘原文（NA26/UBS4）、³《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1611 年出版）和西班牙語 *Reina-Valera*（1960 年出版）。⁴ 而漢語譯本則呈現《神天聖書》（1823 年出版）、《委辦譯本》（1852 年出版新約）、《深文理和合本》（1906 年出版新約）、官話《和合本》（1919 年出版）、《思高本》（1968 年出版）、《呂振中譯本》（1970 年出版）、《新譯本》（1976 年出版新約）、《現代中文譯本》（1979 年出版）、《聖經恢復本》（1987 年出版新約）、《和合本修訂版》（2010 年出版）和《聖經新漢語譯本》（2010 年出版新約）等。

如表 1 顯示，希臘原文在 *πατὴρ*（父）、*υἱοῦ*（子）、*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聖靈）這三個詞之間，用了兩次 *καί* 作為連接。《欽定本》在 “Father”（父）、“Son”（子）、“Holy Ghost”（聖靈）三詞之間，用了兩次 “and”。西班牙語 *Reina-Valera*，在 “Padre”（父）、“Hijo”（子）、“Espíritu Santo”（聖靈）三詞之間，用了兩次 “y”。

³ NA26 是《Nestle-Aland 希臘文新約聖經》第 26 版，UBS4 是《美國聖經公會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第 4 版。

⁴ *Reina-Valera* 是福音派西班牙語教會中最通用的版本。

表 1

〈太 28：19〉之希臘原文、英語、西班牙語和漢語翻譯的比較

希臘原文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πατρὸς καὶ τοῦ υἱοῦ καὶ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
《欽定本》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
<i>Reina-Valera</i>	el nombre del Padre, y del Hijo, y del Espíritu Santo
《神天聖書》	父者、子者、及聖風者之名
《委辦譯本》	父、子、聖神之名
《深文理和合本》	父子聖神之名
《和合本》（1919 年版）	父子聖靈的名
《思高本》	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呂振中譯本》	父子聖靈的名
《新譯本》	父子聖靈的名
《現代中文譯本》	父、子、聖靈的名
《聖經恢復本》	父、子、聖靈的名
《和合本修訂版》	父、子、聖靈的名
《聖經新漢語譯本》	父、子、聖靈的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1 的 11 個漢語譯本呈現了三種漢譯 *καί* 的方式。第一種方式是以頓號「、」來翻譯 *καί* 而譯為「父者、子者、及聖風者之名」或「父、子、聖神之名」或「父、子、聖靈的名」。第二種翻譯「父子聖神之名」或「父子聖靈的名」則無連詞。而《思高本》採用了第三種方式：用兩次「及」作為連接。對於〈太 28：19〉的兩次 *καί*，《思高本》的譯法是與其他十個譯本不同，有其獨特性。然而，這其間的差異是否源於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統差異，則有待另文深入探討。

新近出版的《新譯本·ESV》是一本中英對照《聖經》，其「產品敘述」指出，「英文語法與原文較接近，複合句層次較強；中文語法則

較精煉簡潔，連接詞不多」（環球聖經公會，無日期）。而表 1 顯示，《新譯本》的譯文「父子聖靈的名」並無連接詞。多數漢語譯本採取不譯 *καί* 或以頓號「、」來譯之，「精簡連詞」且重「意合」的傳統，使譯句更顯洗煉而灑脫。但精簡連詞有時會喪失《聖經》原文中重要的含意。

三、*καί* 與《聖經》的特定語法

漢語具有「精簡連詞」和重「意合」的傳統，不譯 *καί* 常使譯句更顯洗煉而灑脫。但是，當 *καί* 用在一個「冠詞—實詞—*καί*—實詞」（Article-substantive-Kai-substantive）的人稱名詞結構（Personal Construction），也就是在華勒斯（Wallace, 2009, pp. 107-108）簡稱為「夏普規則」（Granville Sharp's Rule）的新約希臘文特定語法（syntax）中時，⁵ *καί* 就必須譯出，以表達《聖經》原文重要含意。

四、「概念合一」或「同位語」或「夏普規則」

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指出：

源於一七九八年的格蘭維爾夏普規則（Granville Sharp's Rule）定明，當兩個屬同一語法格的名詞由 *καί* 在一起，而只有在第一個名詞之前有一個單獨冠詞時，便表示這兩個名詞在概念上是合一的，……在〈多 2：13〉（*τοῦ μεγάλου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那偉大的上帝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中文版譯者所譯〕）中，便是一個概念上合一的例子。在這裏，那單一的冠詞（*τοῦ*），差不多肯定地表示了作者是以基督為上帝的。（麥克奈特，1989／2010，頁 90—91）（麥陳惠惠、麥啟新、陳娃兒譯）

⁵ 中文書籍和論文對“syntax”有不同的譯法，在引文中使用原文獻的譯法，而本文的一般行文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所用譯詞之一：「語法」。

郭承天（2015）也指出：

Granville Sharp 於 1798 年研究關於基督耶穌的經文時，發現了一個定律，稱為 Sharp's Rule。當下列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這兩個名詞，一定是指同一人。這三個條件是：兩者都是「人稱名詞」（personal）而非事物；兩者都是單數；兩者都不是專有名詞（proper name）如約翰、保羅。（頁 45）

就如郭承天所指出，「格蘭維爾夏普規則」常被簡稱為「夏普規則」。

華勒斯（Wallace, 2009, p. 103）定義專有名詞（a proper name）為「一個具有意義（denotation）但無言外之意（connotation）的字」。他也指出：

專有名詞是一個不能「複數化」（pluralized）的名詞——因此它不包括頭銜（titles）。一個人的名字是專有名詞，以至於不適用夏普規則，但 θεός 並不是專有名詞，因為它可以複數化（參考約 10：34）——故此，當 θεός 出現在「冠詞—實詞—καί—實詞」的結構中且兩個名詞皆為單數與人稱名詞時，θεός 是適用夏普規則。（Wallace, 2000, p. 121）

「夏普規則」於 1798 年被提出以後，並未得到無異議的接受，現今一些權威的語法書並不提「夏普規則」。例如，布拉斯和德布訥（Blass & Debrunner, 1961, pp. 144-145）論到〈多 2：13〉之「冠詞帶著兩個以 καί 連接的實詞」結構時，是以同位語（apposition）來看待這兩個實詞。莫頓（Moulton, 1963, p. 181）甚至認為，對於〈多 2：13〉有兩個子句是作為同位語的常見觀點，該提出批判性地觀察。但是，莫頓卻也提出另一面的思考：在西元 100 年左右的當代語言裏，「神和救主」（God and Saviour）這片語是指向僅僅一個人位。綜觀學者們的不同觀點，對於「冠詞—實詞—καί—實詞」的人稱名詞結構，單以「夏普規則」稱之尚有爭議，但以「概念合一」或「同位語」看待這兩個實詞是

共識度較高的。論到新約希臘文之「概念上的合一」，余德林（2010）也指出：

《和合本》有必要把長期忽略的「概念合一」（conceptual unity）的語句進行補救性的翻譯。從語言學的角度，這要求任何的漢譯本必須顧及這些特定句式（syntax），以便更能反映出（相對的）對等的翻譯和意義。尤其在原語中有約定俗成的成分的句式，需要翻譯者表現出自我陌生化的涵養，不去順應漢語的說法。（頁 198）

事實上，余德林（2010）也指出，「前置詞＋名詞＋連接詞＋名詞」的句構在希臘語法上也是「概念合一」的（頁 206—207）。本文將聚焦於探討符合「冠詞—實詞—καί—實詞」人稱名詞結構之「概念合一」詞組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和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翻譯。

參、對基督論而言重要的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在諸多符合「概念合一」的新約希臘文特定語法中，麥克奈特（1989／2010）特別指出，〈多 2：13〉的 τοῦ μεγάλου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是對基督論而言重要的（Christologically significant）。華勒斯（Wallace, 2000, 2009）也都指出，除了〈多 2：13〉，還有〈彼後 1：1〉的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也是對基督論而言重要的。

本文將比較的譯本包括《欽定本》、《英國修訂版》（*English Revised Version*, ERV）（1881 年新約出版）、《美國標準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1900 年出版）、⁶《新標準修訂版》（*New Revised*

⁶ 本文採用《欽定本》、《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作譯本比較，是因為當初《和合本》的委員會組織章程說：「基礎文本是以英國人修訂的新舊約譯本所基於的文本為準的，若有任何差異，均按欽定本作出取捨」（尤思德，1999／2002，頁 195）（蔡錦圖譯）。尤思德（1999／2002）也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和合本》委員會是根據《美國標準本》的讀法作為學術和研究的最後決定」（頁 279）。

Standard Version, NRSV) (1989年出版)、西班牙語 *Reina-Valera*、《和合本》、《呂振中譯本》、《思高本》、《現代中文譯本》、《聖經恢復本》、《漢希英逐字五對照新約》(2007年出版)和《聖經新漢語譯本》等，以期比較英語、西班牙語與漢語的譯詞。

一、對照詞組 τοῦ σωτή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的翻譯

〈多 2:13〉和〈彼後 1:1〉能呈現對基督論的重要性，是在於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ήρος 這「冠詞—實詞—καί—實詞」之人稱名詞結構。要探討這「概念合一」之特定語法的翻譯，最好先呈現其對照組 τοῦ σωτήρος θεοῦ 的翻譯作為比較。這兩個詞組之間的差別似乎僅僅在於有無 καί，但事實上是不同的語法：τοῦ σωτήρος θεοῦ 中兩個名詞皆是所有格，是華勒斯 (Wallace, 2000, pp. 52-54) 所描述之「簡單同位語」(simple apposition)，或郭承天 (2015) 描述的「解釋用的同位詞」(頁 22)，這是與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ήρος 這「概念合一」語法不同。新約中至少有四處經文有 τοῦ σωτή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這詞組。

三個英語譯本的翻譯是一致的。在〈提前 2:3〉的註解中，艾利考特 (Ellicott) 指出，這是將「救主」這頭銜給了「父」(the Father) (Ellicott, 1897, 1 Timothy 2:3)。懷特 (White, 1980, p. 104) 在《闡述者的希臘文新約》(*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中指出，「神」⁷ 幾乎是「我們救主」的增添說明 (epexegetical)。《劍橋聖經註釋》(*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中指出，更好的翻譯是「我們救主神 (our Savior God)」(Perowne, 1882-1921, 1 Timothy 2:3)。⁸ 五個漢語譯本的翻譯是類似的，有些譯本是以破折號表達，「神」就是「我們救主」，或「我們救主」就是「神」。有些譯本譯為「我們的救主天主」或「我們救主神」。《聖經新漢語譯本》在〈提前 2:3〉的註解說明直譯作「我

⁷ 漢語譯本在翻譯 θεοῦ 時可分為譯名「神」和「上帝」兩種版本。而本文行文時，對 θεοῦ 或 “God” 將採用「神」這譯名，當然也可以譯為「上帝」。

⁸ 《劍橋聖經註釋》(*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是由劍橋大學出版的聖經註釋全集。

們救主神」。

表 2

τ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的翻譯比較

希臘文	KJV	ERV	ASV	Reina-Valera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提前 2:3 τ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de Dios nuestro Salvador	神我 們救 主	我們 的拯 救者 上帝	我們 的救 主天 主	我們 的救 主上 帝	我們 的救 主神	我們 的這 救主 神	神我 們的 救主 救主 神
多 1:3 τ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de Dios nuestro Salvador	神— 我們 救主	我們 的拯 救者 上帝	我們 的救 主天 主	上帝 —我 們救 主	我們 救主 神 這救 主	我們 的神 們救 主	神我 們的 救主 主
多 2:10 τ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de Dios nuestro Salvador	我們 救主 —神	我們 的拯 救者 上帝	我們 的救 主天 主	我們 的救 主上 帝 神	我們 的救 主神 這救 主	我們 的神 們救 主	神我 們的 救主 主
多 3:4 τ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God our Saviour	de Dios nuestro Salvador	神— 我們 救主	我們 的拯 救者 上帝	我們 的救 主天 主	我們 的救 主上 帝 神	我們 的這 救主 神	我們 的神 們救 主	神我 們的 救主 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多 2：13〉和〈彼後 1：1〉之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的翻譯比較

探討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這「冠詞—實詞—καί—實詞」之人稱名詞結構的翻譯，〈多 2：13〉和〈彼後 1：1〉的翻譯比較於下。

表 3

〈多 2：13〉和〈彼後 1：1〉之希臘原文、英語和西班牙語翻譯的比較

	希臘文	KJV	ERV	ASV	NRSV	<i>Reina-Valera</i>
多 2:13	τοῦ	the great	our great	the great	our great	nuestro
	μεγάλου	God	God and	God	God and	gran Dios
	θεοῦ καὶ	and our	Saviour	and our	Saviour,	y Salvador
	σωτῆρος	Saviour	Jesus	Saviour	Jesus	Jesucristo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Jesus Christ	Christ	Jesus Christ	Christ	
彼後 1:1	τοῦ θεοῦ	God	our God	our God	our God	nuestro
	ἡμῶν καὶ	and our	and	and the	and	Dios y
	σωτῆρος	Saviour	Saviour	Saviour	Saviour	Salvador
	Ἰησοῦ	Jesus	Jesus	Jesus	Jesus	Jesucristo
	Χριστοῦ	Christ	Christ	Christ	Chris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關於〈多 2：13〉，艾利考特 (Ellicott, 1897)⁹ 指出，《欽定本》的翻譯表達出 “the great God” 和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是相伴的 (accompanied)，而《英國修訂版》要表達的是 “Jesus Christ” 是 “our great God and Saviour”。《美國標準本》的譯法與《欽定本》相同。但《新標準修訂版》作為《美國標準本》的最新修訂版，卻是以逗號 “,” 之後接同位語的方式表達，“Jesus Christ” 乃是 “our great God and Saviour”。*Reina-Valera* 的譯法與《英國修訂版》相同。華勒斯 (Wallace, 2000, p. 122) 認為應翻譯為 “our great Go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這譯法與《新標準修訂版》相同。

關於〈彼後 1：1〉，艾利考特再次提出問題，這裡要提及的是三一神的兩個人位：“God” 和 “Christ”，或只是 “Christ” 這一個人位？(Ellicott, 1897)。《欽定本》與《美國標準本》採取了表達 “God” 和

⁹ 艾利考特是《英國修訂版》委員會之新約組的主席，所以他的觀點相當程度代表《英國修訂版》對《欽定本》的修訂觀點。

“Christ” 兩個人位的進路。

《英國修訂版》、《新標準修訂版》和 *Reina-Valera* 皆採取了“Christ” 就是“our God and Saviour” 這進路。華勒斯 (Wallace, 2000, p. 122) 也認為應翻譯為“our Go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以明白表達“Christ” 就是“our God and Saviour”。

表 4

〈多 2:13〉和〈彼後 1:1〉之漢語翻譯的比較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新漢語
多 2:13	至大的神 和我們救主 耶穌基督	至大上帝， 救主基督耶 穌	我們偉大 的天主及 救主耶穌 基督	至尊的上 帝和我們 的救主耶 穌基督	至大的神 和我們的 救主，耶 穌基督	我們偉大 的神和救 主——耶穌 基督
彼後 1:1	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 基督	我們的上帝 和救主，耶 穌基督	我們的天 主和救主 耶穌基督	我們的上 帝和救主 耶穌基督	我們的神 和救主， 耶穌基督	我們的神 和救主耶 穌基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關於〈多 2:13〉，《和合本》和《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法與《欽定本》相同，表達出神和基督兩個人位。《呂振中譯本》未譯出 *καί*，反而用逗號「，」將「上帝」和「救主基督耶穌」隔開，與其他版本不同。

《思高本》的譯法正確表達出，僅僅一個人位——「耶穌基督」，祂就是「偉大的天主及救主」。《新約聖經恢復本》在〈多 2:13〉的註解指出：

歷代以來，對於這不平凡、奇妙且超絕的神聖名稱，有兩派解釋：（一）指兩個人位，神和基督；（二）只有一個人位，耶穌基督是至大的神，也是我們的救主，因而明言基督的神格。我們寧肯選擇第二種解釋。（李常受，1987，頁 994）

《聖經恢復本》所要表達的與《英國修訂版》相同，其譯法與《新標準修訂版》相同，是以逗號「，」之後接同位語的方式表達「耶穌基督」就是「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聖經新漢語譯本》在〈多 2：13〉的註解指出，「耶穌基督就是我們偉大的神和救主，故以破折號表示」（《聖經新漢語譯本》，2010，頁 508）。麥陳惠惠等人也譯為「那偉大的上帝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麥克奈特，1989 / 2010，頁 90—91），其譯法與《聖經恢復本》相同。

關於〈彼後 1：1〉，《呂振中譯本》和《聖經恢復本》是以逗號「，」之後接同位語的方式表達「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神和救主」。《和合本》、《思高本》、《現代中文譯本》和《聖經新漢語譯本》的譯法相同，也可以表達「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神和救主」或「我們的天主和救主」。

三、小結

綜觀表 2 至表 4，對於 τοῦ σωτήρος ἡμῶν θεοῦ 這詞組，所有英語、西班牙語和漢語譯本的翻譯很一致。但是，對於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ήρος 這「概念合一」特定語法，英語譯本和漢語譯本皆有相當的歧異。有些英語和漢語譯本並未顧及這特定語法，表達出神和基督兩個人位；但仍有一些英語、西班牙語和漢語譯本將「概念合一」的語法譯出，藉此表達「耶穌基督」就是「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偉大的天主及救主」，或「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神和救主」、「我們的天主和救主」，這譯法呈現了對基督論的重要性。

肆、神的「新約頭銜」與「神聖慣用語」 ——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在〈羅 15：6〉、〈林後 1：3〉、〈弗 1：3〉和〈彼前 1：3〉等四處經文，有一關鍵句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τοῦ κυρί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欽定本〉、〈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都譯為“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其漢語直譯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吉約翰（Gill）解釋如下：「基督作為人，神是基督的神；基督作為神，祂就是基督的父」（Gill, 1746-1763, 1 Peter 1:3），並認為這是神的「新約頭銜（New Testament titles）」（Gill, 1746-1763, Ephesians 1:3）。《劍橋聖經註釋》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普遍基督徒的「神聖慣用語（sacred formula）」（Perowne, 1882-1921, Ephesians 1:3）。

新約《聖經》中，至少有〈林後 1：2—3〉、〈加 1：3—4〉、〈弗 1：2—3〉、〈帖前 1：1—3〉和〈彼前 1：2—3〉等五處相連的經文中，在後一節使用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這「概念合一」語法；但在前一或二節卻有類似的詞組 θεοῦ πατρὸς，是兩個所有格名詞作簡單同位語。兩個詞組差別在於 καί，但事實上是不同的語法。

表 5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翻譯比較

	希臘文	KJV	ERV	ASV	<i>Reina-Valera</i>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羅 1:7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我們 的父 神	上 帝、 我們 主耶 穌基 督的 父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林前 1:3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林後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續下頁)

表 5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翻譯比較 (續)

	希臘文	KJV	ERV	ASV	<i>Reina-Valera</i>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加 1:1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el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加 1:3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el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我們 的父	父上 帝	神我 們的 父	父神	父神
弗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弗 6:23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腓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腓 2:11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聖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西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神我 們的 父
西 3:17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an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聖父	父上 帝	父神	神和 父	父神
帖前 1:1	θεῶ πατρὶ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續下頁)

表 5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翻譯比較 (續)

	希臘文	KJV	ERV	ASV	<i>Reina-Valera</i>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帖後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神我 們的 父	父神	父神
提前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our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提後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天父 上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多 1:4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天父 上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門 1:3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God our Father	Dios nuestro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上帝	神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彼前 1:2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彼後 1:17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約貳 1:3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猶 1:1	θεῶ πατρὶ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Dios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上 帝	父神	父神	父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對照詞組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翻譯

表 5 顯示，新約《聖經》至少有 14 個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詞組和七個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詞組。對於 θεοῦ πατρὸς，英語和西班牙語譯本相當一致的譯為“God the Father”和“Dios el Padre”；漢語譯本也相當一致的譯為「父神」或「天主父」或「父上帝」。

對於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英語和西班牙語譯本相當一致的譯為“God our Father”和“Dios nuestro Padre”；漢語譯本也相當一致的譯為「我們的父神」或「我們的父天主」或「我們的父上帝」或「神我們的父」或「上帝我們的父」。

關於〈加 1：1〉，艾利考特（Ellicott, 1897）指出，我們的主自己稱神為「我的父」，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意義該取自於此。梅爾（Meyer, 1884, p. 10）在《梅爾新約註釋》（*Meyer's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中指出，θεοῦ πατρὸς 這兩字的結合（together）具有「專有名詞」的性質（nature of a proper name），可對照的經文包括〈腓 2：11〉、〈弗 6：23〉和〈彼前 1：2〉。根據上下文，神是被呈現為耶穌基督的父，而不是泛稱的父。葛蘭茲（Grenz, 2005, p. 263）主張，出自耶穌的口，「父」成了神的專有名詞。

上述之〈加 1：1〉、〈腓 2：11〉、〈弗 6：23〉和〈彼前 1：2〉皆顯示，¹⁰譯為「父神」或「父上帝」的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在上下文中是與耶穌基督並列，強調祂是三一神的第一位。事實上，表 5 中的 21 處 θεοῦ πατρὸς，其經文上下文皆顯示，θεοῦ πατρὸς 是強調三一神的第一位。

¹⁰ 為了顯示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的上下文，將經文的《和合本》譯文列出，〈加 1：1〉：「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父神）。」；〈腓 2：11〉：「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弗 6：23〉：「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彼前 1：2〉：「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你們。」

二、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翻譯

在〈林後 1:3〉有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這詞組，另在 13 處新約經文中 有 τὸν θεὸν καὶ πατέρα、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πατρός 和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ὶ 等三種與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同義的詞組。例如，〈羅 15:6〉的 θεὸν 和 πατέρα，其詞性皆是直接受格；〈加 1:4〉的 θεοῦ 和 πατρός，詞性皆是所有格；〈弗 5:20〉的 θεῷ 和 πατρὶ，詞性皆是間接受格。這三組詞的原型是 θεός 和 πατήρ，所以本文論及它們的翻譯時皆以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的翻譯通稱之。表 6 是 12 個譯本的比較。本文在表 6 將加入第一本英文天主教《聖經》《杜埃—海姆斯版》(Douay-Reims 1582 年出版新約)，作為比較。

表 6

14 處經文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譯本比較

	希臘文	Douay-Rheims	KJV	ERV	ASV	Reina-Valera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羅 15:6	τὸν θεὸν καὶ πατέρα	God and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the God and the Father	the God and the Father	Dios y Padre	神—我們主耶穌的父	上帝、我們主耶穌的父	天主和父	父神	神與父	神，就是我們的這主耶穌的父	神我主耶穌基督的父
林前 15:24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ὶ	God and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上帝	天主	父神	神，就是父	神和父	父神
林後 1:3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the God and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the God and the Father	the God and the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上帝和父	天主和父	父神	神與父	神和父	父神

(續下頁)

表 6

14 處經文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的譯本比較 (續)

	希臘文	Douay-Rheims	KJV	ERV	ASV	Reina-Valera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林後 11:31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和父	父神	神與 父	父是 …… 這神	父 神
加 1:4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πατρός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Father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我們 父	父神	神與 父	神和 父	父神
弗 1:3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和父	父神	神與 父	神和 我們的 這 主耶 穌基 督的 父	父神
弗 5:20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ί	God and the Father	God and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God, even the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神	神與 父	神和 父	父神
腓 4:20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ί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Father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 主， 我們 的父	父神	神與 父	這神 就是 我們 的父	父神
帖前 1:3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πατρός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our Father	God and Father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父上 帝	天主 和我 們的 父	父神	神與 父	這神 和我 們的 父	父神
帖前 3:11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ἡμῶν	God himself and our Father	God himself and our Father	our God and Father	our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nuestro	神我 們的 父	上帝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天 父	我們 的神 與父	這神 和我 們的 父	我們 的父 神

(續下頁)

表 6

14 處經文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譯本比較 (續)

	希臘文	Douay-Rheims	KJV	ERV	ASV	Reina-Valera	和合本	呂振中	思高本	現代中文	恢復本	五對照	新漢語
帖前 3:13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πατρὸς ἡμῶν	God and our Father	God, even our Father	our God and Father	our God and Father	de Dios y nuestro Padre	我們 父神	上帝 我們 的父	天主 我們 的父	我們 的父 神	我們 的父 神	這神 和我們的	我們 的父 神
雅 1:27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ί	God and the Father	God and the Father	God and Father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神我 們的 父	父上 帝	天主 父	父神	神與 父	這神 和父	父神
彼前 1:3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the God and Father	Dios y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和父	父神	神與 父	這神 和我 們主 耶穌 基督 的父	父神
啟 1:6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ί	God and his Father	God and his Father	God and Father	God and Father	Dios y su Padre	父神	父上 帝	天主 和父	父神	神與 父	這神 就是 他的 父	父神
譯出 的次數	καὶ	14	14	14	14	14	1	2	7	1	14	13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6 顯示，《杜埃—海姆斯版》14 次將 καὶ 譯為“and”。《欽定本》有四次將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譯為“God, even the Father”，相較於其他英語譯本是有些特別。

對於〈羅 15：6〉，《劍橋聖經註釋》中指出，在〈羅 15：6〉、〈林後 1：3〉、〈弗 1：3〉和〈彼前 1：3〉等四處，《欽定本》譯為“God, even the Father”，但都應該譯為“the God and Father”並要參閱〈約

20：17〉和〈來 1：8—9〉的文意（Perowne, 1882-1921, Romans 15:6）。丹尼（Denney, 1980, p. 709）在《闡述者的希臘文新約》中認為，《欽定本》譯為“God, even the Father”，這使「主」只與「父」有關，而《英國修訂版》的翻譯“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很可能是對的。梅爾（Meyer, 1884, p. 540）指出，保羅用定冠詞 τόν 將「神」與「基督的父」的觀念連接（bind）為一個實體（into unity）。

對於〈林前 15：24〉，班格（Bengel, 1971, p. 257）指出，在這經節，神需以雙重觀點來看待，對基督而言，如〈約 20：17〉所示，祂是同時作為神並作為父。梅爾（Meyer, 1884, p. 359）指出，祂是神，同時作為耶穌基督的父，可參考比較〈羅 15：6〉、〈林後 1：3〉、〈林後 11：31〉、〈加 1：3〉、〈弗 1：3〉、〈弗 5：20〉、〈西 1：3〉、〈彼前 1：3〉、〈雅 1：27〉和〈雅 3：9〉等經節。

對於〈弗 5：20〉，謝爾蒙（Salmond, 1980, p. 364）在《闡述者的希臘文新約》中指出，《欽定本》譯為“to God, even the Father”。《英國修訂版》在經文中譯為“to God, even the Father”，但在邊界的註腳譯為“to the God and Father”；而最合宜的翻譯為“to the God and Father”。這頭銜標示祂是神，同時也是父。《劍橋聖經註釋》中指出，直譯“to the God and Father”（Perowne, 1882-1921, Ephesians 5:20）。艾利考特強調，神與父這二者的表達皆有其著重點。對所有人而言，敬畏和崇敬（fear and reverence）屬於對神的知覺；對於在祂裡面的信徒，愛和感恩特別屬於「我們的父」（Ellicott, 1897, Ephesians 5:20）。

《杜埃—海姆斯版》、《欽定本》、《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在這 14 處皆譯出 καί。《杜埃—海姆斯版》是 14 次譯為“and”，《欽定本》是 10 次譯為“and”，四次譯為“even”；《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是 12 次譯為“and”，兩次譯為“even”。西班牙語 *Reina-Valera* 是 14 次皆譯出 καί 為“y”。《和合本》只有一次以破折號譯出 καί。這種強烈對比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如前已述，當初《和合本》的主要參考譯本是《欽定本》、《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但是在這 14 處對 ὁ θεός

καὶ πατήρ 的翻譯，《和合本》採取的進路是與《欽定本》、《英國修訂版》和《美國標準本》完全不同。

從譯出 καὶ 的次數來看，這六個漢語譯本可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和合本》、《呂振中譯本》、《現代中文譯本》和《聖經新漢語譯本》，它們只有一或二次以頓點或破折號譯出 καὶ。第二組包括《思高本》七次譯出 καὶ，《聖經恢復本》14 次譯出 καὶ 與《漢希英逐字五對照新約聖經》13 次譯出 καὶ。這兩組不同的翻譯進路，不只代表兩組譯者對新約希臘文的不同理解，也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詮釋進路。

三、西方神學家對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的詮釋

要理解西方神學家對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 的翻譯與詮釋，需先看其上下文。根據《美國標準本》的譯文，表 6 所列 14 處經文可分為兩方面。第一方面是「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羅 15：6〉、〈林後 1：3〉、〈弗 1：3〉、〈彼前 1：3〉）、“the God and Father of the Lord Jesus”（〈林後 11：31〉）、“his God and Father”（〈啟 1：6〉）、和 “He...to God, even the Father”（〈林前 15：24〉）。第二方面是「我們的神與父」：“our God and Father”（〈加 1：4〉、〈腓 4：20〉、〈帖前 1：3〉、〈帖前 3：11〉、〈帖前 3：13〉、〈雅 1：27〉）和 “giving thanks...to God, even the Father”（〈弗 5：20〉）。耶穌復活後曾說：「你往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和合本》〈約 20：17〉）這說出，原來是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在耶穌復活後也成了耶穌基督之「弟兄」的「神」與「父」；顯然的，「神與父」這稱呼是與耶穌基督有關，也與接受救恩的信徒有關。西方神學家普遍的詮釋進路是與其翻譯進路結合，以「神論」、「基督論」和「救恩論」的進路來詮釋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ήρ。以下將舉幾個西方神學家的註釋為例。

加爾文（Calvin）是十六世紀改教神學家（楊牧谷，1997，頁 171—

176)，加爾文在解釋〈約 20：17〉時說：

基督稱神為祂的神，是基於祂降卑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腓 2：7〉）。特別是指著祂的人性而論。以祂完整的人位而言，祂是神也是人。另一句話提到：升到祂的父就是我們的父。在祂和我們之間是有不同的，祂本性（by nature）就是神的兒子，而我們是只因兒子名分（by adoption）為神的眾子。（Calvin, 1844-1856, verse 17）

加爾文明顯的指出，以基督完整的人位而言，祂是神也是人。所以，基督稱神為祂的神，是基於祂的人性，基督稱神為祂的父，是基於基督的神性。並且，基督本性就是神的兒子，而我們是因兒子名分為神的眾子。

卡納克（Charnock）是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長老宗的牧師。他在一篇「神是和好的創始者」的論文中解釋「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祂用一個嶄新的風格宣告自己乃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祂被稱為基督的神（〈弗 1：17〉），這不是從基督的神性而言，在神性裡基督是與父同等（〈腓 2：6〉）。這話是基於祂的人性，祂作為一個受造者，順服於神，……祂往往承認，祂乃是藉著父的權柄行事，就是祂的父比祂大。（Charnock, 1699, section 2（1））

卡納克特別指出，當神宣告自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時，是用一個嶄新的風格。

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是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英國清教徒解經家，因其《馬太亨利聖經註釋》（*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而著名。馬太亨利對於〈彼前 1：3〉的詮釋如下：「這位當被稱頌的，根據基督的人性而言，是祂的神，根據祂的神性而言，是祂的父」（Henry, 1983, p. 1005）。馬太亨利對於〈林後 1：3〉的詮釋是：

在舊約裡，我們經常遇到這頭銜：「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表示神與他們和他們的後裔的立約關係。在新約裡，神被命名 (styled) 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表示神與那中保 (the Mediator) 和他的屬靈後裔的立約關係。(Henry, 1983, p. 607)

馬太亨利指出，神在新約裡被命名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與「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這舊約頭銜相對。

吉約翰是十八世紀英國神學家，他對於〈彼前 1:3〉中「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的解釋如下：「基督作為人，神是基督的神；基督作為神，祂就是基督的父」(Gill, 1746-1763, 1 Peter 1:3)。他對於〈弗 1:3〉註釋如下：

祂作為「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而受眾聖徒頌讚的原因是，這些是祂的新約頭銜 (New Testament titles)，由於這頭銜，祂能更清楚的自我介紹，並且祂以這頭銜為樂。(Gill, 1746-1763, Ephesians 1:3)

吉約翰在此指出，「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神的「新約頭銜」。

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是十八世紀福音復興運動和循道運動的領袖 (楊牧谷, 1997, 頁 1187)。他在〈彼前 1:3〉的註釋中說：

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祂的父，乃是基於祂的神聖性情；祂的神，乃是基於祂的屬人性情。(Wesley, 1755-1766, verse 3)

蘭格 (Lange) 的 25 冊《聖經註釋》於 1870 年出版，蘭格在〈弗 1:3〉註釋中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正式慣用語」(solemn formula)，並且說：「實際上，這個普遍的基督徒慣用語取代了猶太

人的『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Lange, 1960, p. 28）。《劍橋聖經註釋》在〈弗 1:3〉註釋中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神聖慣用語（sacred formula）」（Perowne, 1882-1921, Ephesians 1:3）。蘭格和《劍橋聖經註釋》分別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正式慣用語」和「神聖慣用語」。

四、漢語神學家對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詮釋

大多數的漢語神學家對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 的詮釋進路，是與多數漢語譯本將其譯為「父神」有關，是採單純的「神論」進路，以「父神」或「主神」作為詮釋的基礎。

賈玉銘（1959）認為：

耶穌常稱神為「我父」（〈太 7:21, 10:32—33, 11:27〉），有時稱「我的神」（〈約 20:17〉，〈太 27:46〉），有時將這兩個稱呼連在一起（〈林後 11:31〉，〈弗 1:3〉），「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將我們與主並立，要與父神的關係連起來。（頁 374）

賈玉銘指出，耶穌常稱神為「父」，有時稱「神」，又有時連在一起稱「父神」。但未說明這兩個稱呼各自代表何種意義。

張永信與張略（1997）的註釋指出：

彼得以當時書信中常有向神祝頌的話作為開始，這種祝頌，在舊約中很常見（如〈創 9:26, 24:27……〉），在七十士譯本中，「願頌讚歸與主神」共出現過十二次；「願頌讚歸與主」共十一次，「願頌讚歸與神」共十三次。這種描述是要表明神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啟示了祂的行事和旨意。（頁 92—93）

他們也指出，「這位配得稱頌的神，也是以『主耶穌基督的父』的方式向人啟示的一位，這是新約神的子民對神獨特的體驗」（張永信、張略，1997，頁 93）。他們強調，神也是以「主耶穌基督的父」的方式向人啟示，並且這是「新約神的子民對神獨特的體驗」，但仍未說明「神」與「父」的各自代表何種意義，僅以「主神」作為詮釋 $\acute{\omicron}$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的基礎。

盧俊義（2003）在解釋彼得前書時說：「如果我們要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明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我想第三節就是一句很好的經文」（頁 17—18）。盧俊義也是單純的將〈彼前 1：3〉中的 $\acute{\omicron}$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作「上帝」解。

《新約聖經恢復本》在〈弗 1：3〉譯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其註解說：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祂是人子說，神是祂的神；就祂是神子說，神是祂的父。按祂的人性，神是祂的神；按祂的神性，神是祂的父。（李常受，1987，頁 816）

《聖經恢復本》採取的翻譯進路與《欽定本》、《英國修訂版》、《美國標準本》和西班牙語 *Reina-Valera* 相同，其詮釋進路也與西方神學家相同。

五、討論與小結

由對照詞組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upsilon$ $\pi\alpha\tau\rho\acute{\omicron}\varsigma$ 和 $\acute{\omicron}$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的翻譯和上下文來看，對於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upsilon$ $\pi\alpha\tau\rho\acute{\omicron}\varsigma$ ，英語譯本相當一致譯為“God the Father”，漢語譯本相當一致譯為「父神」，其文章脈絡也一致強調「父神」是三一神的第一位。但是，對於 $\acute{\omicron}$ $\theta\epsilon\acute{\omicron}\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雖然英語譯本相當一致譯為“the God and Father”，其文章脈絡也一致強調神與父的概念合一。不過，漢語譯本卻不一致，大多數譯本仍譯為「父神」，未表達「概念合一」，

只有少數譯本譯為「天主和父」或「神與父」。

總結前文所引述，多位西方神學家都指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這稱呼是基於基督的完整人位，基督稱神為祂的神，是基於祂的人性，基督稱神為祂的父，是基於基督的神性。除此之外，卡納克（Charnock, 1699）特別指出，當神宣告自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時，是用一個「嶄新的風格」。馬太亨利（Henry, 1983）強調，在新約裡，神被命名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吉約翰（Gill, 1746-1763）認為，這是神的「新約頭銜」，由於這頭銜，祂能更清楚的自我介紹，並且祂以這頭銜為樂。蘭格（Lange, 1960）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為普遍基督徒之「正式慣用語」，並且取代了猶太人的「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劍橋聖經註釋》又指稱它為「神聖慣用語」（Perowne, 1882-1921）。

至於漢語神學家賈玉銘（1959）雖然指出，耶穌常稱神為「父」，有時稱「神」，有時將這兩個稱呼連在一起，但最後賈玉銘仍以「父神」為結語，未說明這兩個稱呼對基督有何意義上的講究。張永信與張略（1997）雖提到，神也以「主耶穌基督的父」的方式向人啟示，「這是新約神的子民對神獨特的體驗」，但仍僅以「主神」作為詮釋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的基礎。盧俊義（2003）將〈彼前 1:3〉中的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作「上帝」解。顯然的，賈玉銘、張永信、張略和盧俊義的釋經進路是與多數漢語譯本將 $\theta\epsilon\acute{o}\varsigma$ $\kappa\alpha\iota$ $\pi\alpha\tau\eta\rho$ 譯為「父神」有關。

綜整而言，多位西方神學家非常重視「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這稱呼，指稱是神的嶄新風格自我宣告、「新約頭銜」、「正式慣用語」、「神聖慣用語」等等。但是，在多數的漢語譯本與漢語神學家的詮釋裡，未見「神與父」這譯詞或「新約頭銜」、「正式慣用語」、「神聖慣用語」等相關詮釋。因此，大多數漢語《聖經》讀者對於表 6 所列之 14 處經文的理解，是與英語和西班牙語《聖經》的讀者不同，而這歧異又牽涉基督徒信仰中的「神論」、「基督論」和「救恩論」，這對基督徒全球對話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伍、結論

〈太 28：19〉的希臘原文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πατρὸς καὶ τοῦ υἱοῦ καὶ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用了兩次連詞 καί。譯本比較的結果顯示：英語和西班牙語是與希臘文同屬印歐語系，其譯本皆兩次譯出 καί 為 “and” 或 “y”。而漢語屬漢藏語系，具有「精簡連詞」且重「意合」的語法傳統，使譯詞「父子聖靈的名」更顯洗煉而灑脫。

然而，新約《聖經》有許多「概念合一」的語句。其中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σωτῆρος 是一個對基督論而言重要的詞組，但《欽定本》和《美國標準本》皆未顧及這特定語法，表達的是 “the great God” 和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是相伴的。待《英國修訂版》修訂《欽定本》且《新標準修訂版》修訂《美國標準本》後，才表達出「概念合一」：“Jesus Christ” 是 “our great God and Saviour”。《和合本》和《現代中文譯本》也未顧及這特定語法，表達出神和基督兩個人位。而《思高本》、《聖經恢復本》和《聖經新漢語譯本》的翻譯才表達「概念合一」：僅表達出「耶穌基督」一個人位，祂就是「偉大的天主及救主」或「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這對基督論而言是重要的。

另一個重要詞組是 ὁ θεὸς καὶ πατὴρ，英語和西班牙語譯本皆譯出 καί，但大多數漢語譯本不譯連詞 καί，只譯為「父神」，未表達「概念合一」。譯或不譯 καί 不只是翻譯的取舍，也代表了兩種經文理解，產生兩種詮釋進路。多位西方神學家指稱，「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這稱呼，是神自我宣告的嶄新風格，是神的「新約頭銜」，是普遍基督徒的「正式慣用語」和「神聖慣用語」，取代了「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這舊約頭銜。但是在大多數的漢語譯本與漢語神學家的詮釋裡，未見「神與父」這譯詞或「新約頭銜」、「正式慣用語」等相關詮釋。雖然這兩種的翻譯和詮釋各有其緣由和合理性，但因牽涉基督徒信仰中的「神論」、「基督論」和「救恩論」，以全球對話視角觀之，其間的歧異就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尤思德 (Zetzsche, J. S.) (2002)。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 (蔡錦圖譯)。

香港：國際聖經協會。(原著出版年：1999)

【Zetzsche, J. S. (2002).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K. T. Choi, Trans.).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任東升 (2007)。西方譯者對聖經漢譯理論的探索。《外語教學》，28(1)，87—91。

【Ren, D. S. (2007). Western translators' ideas o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8(1), 87-91.】

任東升 (2010)。「亞衛」神名譯法的標誌性意義。《外語教學》，31(6)，96—100。

【Ren, D. S. (2010). Indication of Ya Wei as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name of Go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1(6), 96-100.】

余德林 (2010)。寫在自我陌生和歸順的邊線上：《和合本》所承載的
原生神學、文化性及其神學文法的(不)可能性。載於謝品然、
曾慶豹(主編)，自上帝說漢語以來：《和合本》聖經九十年(頁
191—209)。香港：研道社。

【Yu, D. L. (2010). Xie zai zi wo mo sheng he gui shun de bian xian shang: *Chinese Union Version suo cheng zai de yuan sheng shen xue, wen hua xing ji qi shen xue wen fa de (bu) ke neng xing*. In P. P. Chia & K. P. Chin (Eds.), *Ever since God speaks Chines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pp. 191-209). Hong Kong, China: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 吳禮權（1997）。中國語言哲學史。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Wu, L. C. (1997). *Zhong guo yu yan zhe xue shi*. New Taipei City,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 李常受（編）（1987）。新約聖經恢復本。臺北：臺灣福音書房。
- 【Lee, W. (Ed.). (1987). *The New Testament—Recovery version*. Taipei, Taiwan: Taiwan Gospel Bookroom.】
- 周行義、王建德、祈紹奚、周忠義（主編）（2007）。漢希英逐字五對照新約聖經。上海：中國基督教兩會。
- 【Zhou, X. Y., Wang, J. D., Qi, S. X., & Zhou, Z. Y. (Eds.). (2007). *Han xi ying zhu zi wu dui zhao xin yue sheng jing*. Shanghai, China: Zhong guo ji du jiao liang hui.】
- 周復初（2015）。「人語」譯「神的話」的挑戰與因應——以 $\pi\nu\epsilon\delta\mu\alpha$ 為例。外語研究，4，67—72。
- 【Zhou, F. C. (2015). Dilemma in translating God's word into man's language: The case of $\pi\nu\epsilon\delta\mu\alpha$.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67-72.】
- 周復初、劉偉倫、呂啟萱（2016）。文學與神學的交融——新約、漢譯與文化交流。世界宗教文化，4，59—67。
- 【Zhou, F. C., Liu, W. L., & Lu, Q. X. (2016). Wen xue yu shen xue de jiao rong — xin yue, han yi yu wen hua jiao liu.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4, 59-67.】
- 查常平（2014）。主禱文的翻譯與神學。宗教學研究，4，207—212。
- 【Cha, C. P. (2014). Zhu dao wen de fan yi yu shen xue. *Religious Studies*, 4, 207-212.】
- 夏元（2005）。價值衝突中的《聖經》翻譯——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的翻譯策略和關鍵譯名選擇。中國翻譯，26（1），51—55。
- 【Xia, Y. (2005). The clash of values and the imperative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Jesuit missionaries' rendering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in the 17th centur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6(1), 51-55.】

張永信、張略（1997）。天道聖經註釋——彼得前書。香港：天道書樓。

【Cheung, V., & Cheung, L. (1997). *Tien dao Bible commentary: 1 Peter*. Hong Kong, China: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梁慧敏（2015）。語文正解。香港：三聯書店。

【Liang, H. M. (2015). *Yu wen zheng jie*. Hong Kong, China: San lian shu dian.】

郭承天（2015）。中級聖經希臘文速成。取自 <http://www.yes-lord.org/>

【Kuo, C. T. (2015).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yes-lord.org/>】

陳聲柏、姜宗強（2013）。《聖經》中譯與文化詮釋：幾個相關問題的思考。宗教學研究，1，175—181。

【Chen, S. B., & Jiang, Z. Q. (2013). *The Bible zhong yi yu wen hua quan shi: Ji ge xiang guan wen ti de si kao*. *Religious Studies*, 1, 175-181.】

麥克奈特（McKnight, S.）（2010）。新約詮釋導介（麥陳惠惠、麥啟新、陳娃兒譯）。香港：天道書樓。（原著出版年：1989）

【McKnight, S. (2010). *Introducing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C. H. H. Mai, Q. X. Mai & W. E. Chen, Trans.). Hong Kong, China: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傅敬民（2008）。《聖經》漢譯原則的嬗變及其影響。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6），124—130。

【Fu, J. M. (2008).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 15(6), 124-130.】

楊牧谷（主編）（1997）。當代神學辭典。臺北：校園。

【Yeung, M. K. (Ed.). (1997).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Taipei, Taiwan: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聖經新漢語譯本（2010）。香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

【*Holy Bible—New Testament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ion*. (2010). Hong Kong, China: 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

- 賈玉銘 (1959)。《聖經要義》。香港：弘道。
- 【Gu, Y. M. (1959). *Bible yao yi*. Hong Kong, China: Hong Dao Press.】
- 劉宓慶 (1997)。《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
- 【Liu, M. C. (1997). *Varieties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aipei, Taiwan: Bookman Press.】
- 蔣驥華 (2003)。《聖經》漢譯及其對漢語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35 (4)，301—305。
- 【Jiang, X. H. (2003). Bible han yi ji qi dui han yu de ying xia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5(4), 301-305.】
- 盧俊義 (2003)。《聖經導讀 (24)：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臺北：信福。
- 【Lu, J. Y. (2003). *Bible dao du (24): Hebrew, James, and 1&2 Peter*. Taipei, Taiwan: Xin Fu Press.】
- 駱維仁、黃錫木 (編) (2012)。《新約聖經並排版》。上海：中國基督教兩會。
- 【Loh, I. J., & Wong, S. M. (Eds.). (2012). *The parallel New Testament*. Shanghai, China: Zhong guo ji du jiao liang hui.】
- 環球聖經公會 (無日期)。《新譯本·ESV》中英聖經產品敘述。環球聖經公會網路書店。取自 <http://www.wwbible.org.tw/ecomerce/bilingualbible/a-sae-e-aeoe-a-esva-a-e-e-c/2-1.html>
-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n.d.). Holy Bible Chinese/English ESV product description [WBS online book shop]. Retrieved from <http://www.wwbible.org.tw/ecomerce/bilingualbible/a-sae-e-aeoe-a-esva-a-e-e-c/2-1.html>】
- 謝品然、曾慶豹 (主編) (2010)。《自上帝說漢語以來：《和合本》聖經九十年》。香港：研道社。
- 【Chia, P. P., & Chin, K. P. (Eds.). (2010). *Ever since God speaks Chines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Hong Kong, China: Centre f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謝錫金、王寧、岑紹基、祁永華（主編）（2005）。*跨學科語法研究與應用*。香港：香港大學。

【Tse, S. K., Wang, N., Shum, S. K., & Ki, W. W. (Eds.). (2005). *Chinese grammar across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practice*.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韓南（2010）。作為中國文學之聖經：麥都思、王韜與聖經委辦本。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2），16—37。

【Han, N. (2010).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0(2), 16-37.】

蘇蕊、張松柏（2014）。《聖經》中文譯本群的目的論闡釋。外語研究，28（1），84—88。

【Su, R., & Zhang, S. B. (2014). Bible zhong wen yi ben qun de mu di lun chan shi.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28(1), 84-88.】

英文文獻

Aune, D. E. (2003). *The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rhetoric*.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Bengel, J. A. (1971). *New Testament word studies* (Vol. 2). Grand Rapids, MI: Kregel.

Blass, F., & Debrunner, A. (1961). *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vin, J. (1844-1856). *Calvin's commentaries on the Bible*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udylight.org/commentaries/cal/view.cgi?bk=42&ch=20>

Charnock, S. (1699). *Discourse of God's being the author of reconciliation*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cel.org/ccel/charnock/>

reconcil.iv.html

Denney, J. (1980).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Romans. In W. R. Nicoll (Ed.), *The expositor's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2, pp. 555-725).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Ellicott, C. J. (1897). *A Bible commentary for English readers*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biblehub.com/commentaries/ellicott/>

Gill, J. (1746-1763). *John Gill's exposition of Bible*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biblehub.com/commentaries/gill/1_peter/1.htm

Grenz, S. J. (2005). *The named God and the question of being: A Trinitarian theolog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Henry, M. (1983).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Vol. 6). New York, NY: Fleming H Revell.

Lange, J. P. (1960). *Lange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Ephesian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Meyer, H. A. W. (1884). *Meyer's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Peabody, MA: Hendickson.

Moulton, J. H. (1963). *A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 Edinburgh, United Kingdom: T. & T. Clark.

Perowne, J. (1882-1921).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biblehub.com/commentaries/cambridge/titus/2.htm>

Robertson, A. T. (1934). *A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ashville, TN: Broadman Press.

Salmond, S. D. F. (1980).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In W. R. Nicoll (Ed.), *The expositor's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3, pp. 201-395).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Strong, J. (2009).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Peabody, MA:

- Hendrickson.
- Toivanen, A. (1990). Bible translation as the communication of alien culture. *Temenos*, 26, 129-137.
- Vine, W. E. (2015). *New Testament word pictures: Romans to revelation*.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 Waard, J., & Nida, E. (1986).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 Wallace, D. B. (2000). *The basics of New Testament syntax*.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 Wallace, D. B. (2009). *Granville Sharp's canon and its kin*.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Wesley, J. (1755-1766). *John Wesley's notes on the Bible* [online Bible commenta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cel.org/ccel/wesley/notes.i.xxii.ii.html>
- White, N. J. D. (1980). The first epistle to Timothy. In W. R. Nicoll (Ed.), *The expositor's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4, pp. 89-184).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